

我喜愛航空旅行



統計顯示今日最安全的旅行方法是乘飛機，但對我個人言，這樣的旅行無疑是極十分痛苦的經歷。

在起飛前數小時，我已開始緊張。我曾試吃下午茶，但發現毫無食慾。我檢查旅行包三至四次，唯恐漏了重要東西。然後要上機場了。經常是有人替我開車，並且我們通常較預訂時間早去。但，這天交通硬是比平常日子來的繁。而且我憂慮咱們的車子隨地可能拋錨。比方說，自紐約城至愛德華機場，通常要不到三刻鐘。但這天城中大道硬是阻絕幾哩長，不花個把半小時到不了。

終於到了。我努力的想和顏悅色的同那些職員談談，但這些服務員的腔調太輕了，使我不滿，我是正經的想談某些大事的。明顯的很這些人們最近一定沒看報紙，上週在奧荷拉馬有一嚴重空難事件，在安卡拉近日有一飛機爆炸，昨天愛德華機場就迫降了一架飛機。但這些對那些職員顯然沒影響，他們仍舊笑著臉，不關心地驅使人們走向飛機，如同這麼多的牛被驅向屠宰場一般。

在等候飛機這段時間，我走來走去以取悅自己，欣賞那些擺在櫃檯上的空中保險辦法。並考慮什麼險額以應付將臨之災禍。是否應來個小的，比方兩千元——正好葬禮費用？還是慷慨點，比方一萬元，讓家人富且樂。最後下決心，一個也不要。讓撒旦降臨家人吧！我將冒險看，是否能安抵目的地。

不久宣告第七〇七班機徑邁阿密旅客請到第八號門登機。」人全集中了，人人憂愁悲傷。我環眼四周看看究為何許人士將與我過這有後幾小時。畢竟，我們有可能迫降高山，或掉入海裏。人羣中似乎沒有一位我願同他共享這種經驗。說真的，有一位真迷人的女士，站的不遠。同她坐在救生艇上將不是一件難過的事，在此事上。我一定以我巨大力量同勇氣來感動她，然後我們將成好友。但我想到了那裏去了。我已五十歲，而她僅二十五歲。真正發生的是：她將把我推到一邊以空位子給對面那英俊小伙子。

登了機，通告「上安全帶，我開始猶疑是否繫上抑不，當被拋向前座時，我寧可屈伏椅上，也不願被帶子撕成兩半，我現已隱約可感覺胃正被撕裂。然而，遵照指示，上了安全帶，我坐著，等待最壞的一刻來到，當然什麼事也沒有。但隨著而來的事又真令人憂心，馬達開始動了，第二個正冒火花，第三個動了一下又停了。

似乎這些是正常狀況，因除我以外，沒人特別注意它們，空中小姐忙來忙去，送枕頭，口香糖，

阿可必靈，照顧前面的一位婦女，她已需要嗅鹽了。最後我們在天空，有許多如釋重負的嘆聲此起彼落。左右隣邊的旅客適時臉部表情始稍像人樣。我旁邊坐一婦人，我肯定她一定將拿她兒女孩子照片給我看，我心裏打算拿家中小狗的照片回示。

這時空中小姐正始在前端，要求旅客注意，在她身上顯上有類似蘇格蘭笛似的東西，她解釋這是救生衣，並示範如何拉這邊帶子，如何○那邊扣子，以吹漲這救生衣，我不敢想像如我穿上了它，是否能這麼順利找到這些要命的帶扣，嘿！那個美人兒坐那兒去了，我不再聽空中小姐的講解，開始尋找她，嗨！她不就在後頭麼：豈有此理，她適邊居然坐了一位英俊男士，真是豈有此理，像我旅行這麼多年了，連一次也沒碰上說是旁座的人兒值得看第二眼的。

依照麥克風，我們正飛行三萬呎高，我們將準時到達邁阿密，我不禁心寬，並且開始同隣旁老婦小談，她說她丈夫將在邁城接她，我不禁問她為何不兩人同時走，她說通常她倆旅行，總是一個先走，第二天再走一個，這樣遇險時，二人只喪其一，將可照顧孩子孫子（此時她的相片來了，當然我的也給她欣賞。）

這時駕駛員步出了機室，如英雄似的步下走道，他高高個子，偉壯，滿頭密而灰之髮，灰髮使我安心，至少表示他經驗豐富，但——他看起來是不是太老了一點，駕飛機仍適合嗎，何況這時候他怎能離開駕駛呢？我不禁衝動想問他：「嗨！傢伙，唯正在駕駛？」，我不禁開始想像，業餘駕機者正在前面工作，使機脫離航線，或作些但足以令人致命的事。至少，在這位駕駛員步回機房時，我大大的鬆了一口氣。

兩位小孩不斷的在走道跑來跑去，喧嘩聲四作，終於吵醒了對面那位正睡得香甜的男士，他屏息一會，再阻住其中一問道：「嗨！小伙子，為何不到外面玩耍？」雖是老笑話，但適切表達我的心聲。當然走道還有川流不息的大旅客，我身傍老婦就起身五次，一次說喝點水去一次說拿點雜誌讀讀，三次沒解釋，當然，緊張以不同方式影響不同的人。

無論如何事總得完的，不久宣佈邁城已近，於是再度上了安全帶，當我們下降時，有奇怪的下沉感覺，一耳起鳴，最後有一輕震，那是輪子上陸。我們終落地了，門一開大夥急著出去，如同久囚之人犯出獄，有些旅客不慌不忙，大概是旅行家吧！大多數都面有疲色，但愉悅，露著笑容向迎客揮手。飛行實在美妙，令人十分滿意。對我個人言，我不願以其他方式旅行。